



戰海島列磯東

蔡再生著

通俗讀物出版社



書號：0330

東機列島海戰

著 者： 蔡 再 生

插 畫 者： 呂 恩 誼 溫 勇 雄

出 版 者： 通 俗 讀 物 出 版 社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051號

(北京香餌胡同73號)

印 刷 者： 工 人 日 報 印 刷 廠

(北京北新橋駱駝胡同4號)

發 行 者： 新 華 書 店

開本：787X1092 1/36

字數：10千字

印張：2/3 插頁：4

定價：(4) 一角三分

印數：1—35,000

1955年3月第一版

1955年3月第一次印刷

內 容 說 明

本書是海軍戰士蔡再生寫他們的艇隊參加解放東磯列島的經過。東磯列島在浙江沿海，它由頭門山、田岙、金門三個島組成，是我國東南沿海重要的軍事基地之一，也是敵人五年來騷擾我國沿海的主要依託點。一九五四年五月，我軍向盤踞在該島的敵人發起了強大的進攻，只經過很短的時間，就把敵人從這島上連根拔掉了。這本書敘述的是：我們的海軍怎樣掩護、輸送陸軍部隊登陸，怎樣英勇地、機警地同數量多於我們的敵艦進行了激烈的海戰，而終於打敗了敵艦；我們的空軍怎樣保護了我們的海軍，英勇地消滅了擾亂的敵機。這些事蹟使我們明確地認識到海陸空軍聯合作戰的意義，和祖國海軍力量一天比一天強大的趨勢；也加強了我們能夠勝利地解放台灣的信心。

目 錄

一	突破迷霧	1
二	東磯列島	3
三	戰鬥令宣佈了	4
四	從此你們投入了祖國幸福的懷抱	7
五	影響了新同志的戰鬥情緒，你要負責的	11
六	敵人飛機的官僚主義	19
七	祖國的海鷹	20

一 突破迷霧

五月十二日，接到了司令部的命令：限定我們三分隊要在當天夜裏（^{天亮}_{之前}）趕到××港，向海軍司令部報到。看上去，任務特別緊急。

傍晚（^{天快黑的時候}_{〔傍晚〕讀ㄅㄤˋ ㄉㄨㄥˋ}），艇隊（^{〔艇〕讀ㄊㄩㄥˋ}_{〔體影〕拼}）開始出發，沒有撈到出發的同志都自動地聚集在碼頭上，用羨慕（^羨_{〔羨〕讀ㄒㄧㄢˋ ㄩˋ}）和預祝我們勝利的眼光，看着我們艇隊離開港口，很久很久，他們還站在碼頭上不肯離開。

夜裏十點鐘左右，在填磚島附近忽然遇上了大霧（^霧_{〔霧〕}），各艇只得減低速度，用慢車漸漸抵進，霧越來越密，艇隊不得不停下車……最後終於拋下錨（^錨_{〔錨〕}）。

分隊長通知艇值星（^{艦艇上每星期}_{的值班人員}）吹哨（^哨_{〔哨〕}），允許水兵們休息一下，但是各人的心上都好像有羣螞蟻（^{螞蟻}_{〔螞蟻〕讀ㄇㄚˊ ㄩˋ}）在爬似的，誰有好心緒躺在牀上？這並

不是我們怕霧，而是怕耽誤了（^{耽誤}）時間。如果趕不到司令部，影響了整個戰鬥任務可怎麼辦？所以大家上來下去乾着急，遇到班長就問怎麼辦；班長只好去問問副艇長怎麼處理；副艇長問分隊長如何解決。其實分隊長嘴上不講，肚裏却比誰都焦急，因為現在整個艇隊的担子都集中在他一個人身上。

一小時，兩小時過去了。霧，像用膠水凝住的一樣，依然不散。分隊長和副艇長從下錨起一直挺（^{去！}）在指揮台上，衣服早被霧水浸透了，他倆（^{里雅！}）仍舊平心靜氣地觀察着氣候的變化。要是白天，能有一點什麼東西被發現，準能跑出去，可是現在在這樣的深霧中，前甲板望不到後甲板、上甲板看不見下甲板，連探照燈強烈的電光都探不出幾公尺遠，再加上是在四週多礁石的（^{礁！}）夜海裏，哪怕你用最精確的測算儀（[！]），你也不敢動彈一下。

這時，在艇首的正前方，有一塊濃霧漸漸地轉變得有些透明似的起乳白色了，而且越來越有好轉，分隊長的心也好像隨着它明朗（[！]）起來。可是過不了一會，暗得又和剛才一樣，但有一種什麼念頭在分

隊長的腦海裏翻閃了一下：“對，希望就在這裏，哪怕它是偶然的。”分隊長根據以往的經驗來判斷：“……這前面一層霧的後面一定隱藏着好天，島嶼（山[雨]，
嶼就是小島）多的海區常常會產生這種奇異的現象——濃霧常常緊抱住這一羣島嶼和連接這羣島嶼的海面，而其他海面上連霧絲都不留。因此只要能突破這座迷霧陣，問題就解決了。”於是他立即同副艇長查了一下海圖，測了下船位，決定衝出去。

事情就是這麼簡單，濃霧外面的天氣明朗得如中秋月夜一樣，但缺乏航行經驗與勇氣的人怎麼能證實隔一道霧牆就分兩個天下呢？

二 東礮列島

分隊長從司令部帶回了關於進攻東礮列島（[礮]讀
山[機]）的戰鬥部署圖。

東礮列島是屬於浙江（[浙]讀
山[這]）海面的一列不規則的島羣，它雄偉地矗立（[矗]讀イメ，
直立的意思）在幾個重要港灣的對面，並且虎視着（很兇猛地
注視着）遼闊無際的外海，因此從國防上來看，它是東南沿海的一個重要屏障

(保障, [屏]讀ㄅㄧㄣˋ), 是軍事要地。再從祖國的經濟上來看, 你也馬上會發覺, 它是控制沿海九省內外航海的要道。從漁業([漁]讀ㄩˊ)生產上來看, 它像是插在南北廣大漁場(漁場就是海上捕魚的區域)中的一根釘子。

這些對長期生活在海上的水兵們來說, 體會最深刻最實際不過了, 譬如([警]讀ㄐㄩㄥˇ): 大批的國營商船或少數的私營商船, 只要它們經過東磯列島海面, 我們的艦艇隊([艦]讀ㄍㄢˋ)就要出去護送, 尤其一到大漁汛(ㄊㄩㄣˋ[汛], 漁汛[就是捕魚的時節]), 千萬對漁帆飄揚在南北廣大漁場的時候, 我們就得日夜巡邏([巡]讀ㄒㄩㄣˊ[邏]讀ㄌㄨㄛˊ), 在外海守衛, 所以在水兵們的思想上一提起東磯列島, 就意味着戰鬥。歷年來大小百十次海空戰, 不正是都集中在這個海上的嗎? 現在要把敵人從這個島嶼上連根拔掉, 你說還有誰不高興? 還有誰沒有勁?

三 戰鬥令宣佈了

戰鬥令宣佈了。我們艇隊決定晚上出發。

分隊長最後一次到各艇上檢查各部門的戰鬥準備, 檢查的結果與前次一樣, 沒有一點地方使他不滿

意。

各艇的黨團小組和戰鬥部門，紛紛討論戰鬥保證書。我們六五艇是分隊指揮艇，所以特別鄭重（^{〔鄭〕讀}_並 ^{〔證〕}₂），嚴格，可是討論得比任何一次艇務會議都熱烈。我們剛通過前主砲同志的決心書，班長李延年氣呼呼地從梯子上衝下來，一面喊着：“同志們，我們慢了一步，給六二艇搶先向我們挑戰了！”說着把手裏的一份挑戰書朝我面前一扔，說：“看，這是六二艇給我們提出的挑戰條件。”

“什麼？”我還沒來得及拿，就被林炎光（^{〔炎〕讀}₁ ^{〔光〕}_音）先拿去了。

林炎光是個青年團員，戰鬥中特別沉着勇敢，他在三月十八日的海空作戰中立了個二等戰功，可是在平時却很容易衝動，加上他的嗓門（^{〔噪〕讀}₂ ^{〔光〕}_光）粗，更顯得又吼又叫，現在他看着六二艇的挑戰書，又吼起來了：“嗨（^{〔勞〕}_海），他們的條件不够高，我們給他們再來個反挑戰！”大家看過後也說完全有把握給六二艇來個反挑戰。班長見大家勁頭這樣足，心中早有了個底，可是還裝得很嚴肅地說：“他們的條件雖然不太高，但是大家要冷靜研究才對。這不是不法商人開支票，

不能沒有個底子也亂開。”經過一番([翻]爭辯([便]、商量後，一份不長不短、包括五項條件的應戰書就擬好了。林炎光不等班長看，就站起來唸([念])開了：“爲了保衛祖國，直接支援國家大規模的經濟建設，我們堅決響應黨和首長的戰鬥號召，同時爲了進一步發揚我們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，我們除了完全接受你們提出的挑戰條件外，再補充下面幾條：一、堅決服從命令，上級叫打就打，叫停就停，保證不犯自由主義。二、戰鬥時遇到兄弟部隊——空軍或陸軍有傷亡失事，要不顧一切犧牲及時地救援，並堅決爲戰友報仇；如果自己人員有傷亡，要堅決克服困難，哪怕一個人頂替三個人，也不讓影響戰鬥任務。三、輕傷不下艙([倉])，重傷不叫痛，不論在什麼樣的情況下，要保存自己的艇隻，不能讓祖國有一點損失。四、堅決貫徹俘虜政策。五、……六五艇砲火班全體戰友
×月×日。”

指揮艇艇報編輯組([輯]讀、[即])也特地出刊了一期戰鬥快報，其中有一篇快報是寫給砲火班的：

瞄準手([瞄]讀、[瞄])，林炎光，打砲時，沉着氣，
瞄得準，打得猛，砲砲打它冒烟又冒火；

砲彈手、距離手^(測量砲的射程距離的)，戰鬥時，要勇敢，
萬一砲火出故障，迅速排除別慌亂；
運彈組，加油幹，不怕燒，不怕震，吊得快，
送得穩，保證各砲不斷糧；
砲手們，好機會，已經到，個個都像林炎光，
集體功怎能跑得了！

四 從此你們投入了祖國幸福的懷抱

艇隊一出港口，指揮艇立即發出了一級戰鬥部署的命令，現在各艇的一切燈火，都關熄了，一切不必要的通口都加以水密管制^(各通口都關閉起來，防止敵砲擊起的海水進入)。

海上剛經過八級颱風^(夏季海洋上突起的大旋風，「颱風」讀去秀[台])，現在颱風尾仍舊颶^(「颶」讀xǔ)得很有力，海面被掘^(「掘」讀jué)起汹涌的^(「涌」讀yǒng)浪峯。一起一伏的艇隊，像一隊狩獵者^(「狩」讀shòu，「獵」讀liè)一樣，向波浪的山谷中搜進！

中途，收到了消息，說是敵島嶼附近有敵艦活動，叫我們注意。

這是個使人緊張的消息。

深夜，艇隊接近了敵島，黑烏烏的島羣已經隱隱

約約地看得見了。

我們的任務是掩護登陸部隊在頭門(東磯列島中的一個島)×
×山登陸，並搜索逃竄的([竄]讀ㄘㄨㄢˋ[粗安]拼)海匪，必要時攻
擊敵人的艦艇。因此我們艇隊要穿過敵島，一直伸展
到外圍。

艇隊與敵島之間的距離越來越近，從各人繃緊
着的([繃]讀ㄅㄥ[讀今ㄌ])臉上，可以看出大家的心在縮緊着。

射擊手的手指已經觸上了擊火機，砲彈手抱着
光亮滑黃的砲彈，緊貼在砲身旁邊，指揮員提着望遠
鏡聚精會神地從海面和敵島上搜尋目標，哪怕是一
個疑點也不放過。

海洋的咆哮聲([怒吼聲，[咆]讀ㄆㄠˊ[咆]、[哮]讀ㄒㄠˋ[戲耍]拼])和隆隆的機器
聲，掩蓋住了一場一觸即發的激戰。龐大的([龐]讀
ㄆㄨㄥˊ[旁])夜海顯得更陰森。

艇一艘([艘]讀ㄙㄨㄟ)接着一艘擦過敵島。出人意外，敵島
上沒有發出一點動靜，就像死去一樣沉寂([集]讀ㄐㄧˊ)。但是
這種死一樣的沉寂也是不好受的。

“拍(ㄆㄞˊ)，拍，拍，”海空飛升起([昇]讀ㄕㄨㄥˊ)三道白
綫，開出了三朵光亮的白花，光亮的白花在空中停留
了一會，然後輕飄飄地向海面降落，光色也隨着漸漸

地暗淡下來，最後消失在黑暗中。

這是敵人向我們發出的試問性的聯絡信號，我們沒有理會它，也沒有發出什麼信號，事實上我們不能發信號。敵人見我們不回答，又不向他們打砲，只是一個勁地在海面上來回跑，他們真難識透我們：是自己人呢，還是什麼？過了大約有一刻鐘，敵人忍不住氣了，又向我們發出幾顆多色的信號彈，我們還是老樣子——不吭氣（ $\left[\begin{smallmatrix} \text{吭} \\ \text{讀} \end{smallmatrix} \right]$ ）。這一下真把敵人急壞了。隱伏在島子後面的兩艘敵艦就慌慌張張地開出來了。但是在這夜色模糊的海霧中，我們整齊的艇隊顯得又大又威武，敵艦始終不敢接近我們。我們駛進（ $\left[\begin{smallmatrix} \text{駛} \\ \text{讀} \end{smallmatrix} \right]$ ）一步，敵艦倒駛兩步；我們回駛一步，敵艦駛進半步；這樣推磨式的來去幾回以後，敵艦慌起來了，就開始用探照燈掃我們，可是又怕暴露了自己的目標，所以探照燈像眨眼（ $\left[\begin{smallmatrix} \text{眨} \\ \text{讀} \end{smallmatrix} \right]$ ）似的連一秒鐘也不敢拖長。這樣是什麼也照不清楚的。

敵艦探照燈照不到我們，就換用照明彈，開頭幾顆照明彈打得很不準，不是遠就是近，偏差很大，不過海面終究被照得明亮多了，於是後來幾顆逐漸正確起來，有一顆就好像掛在我們頭頂上，艇上、海上

被照了個通亮，分不出黑夜還是白天。

分隊長立即命令各艇拉大距離，但是敵艦已經抓到了我們這個便宜，就乘這機會用爆炸彈向我們打來，炸裂開來的彈片，雜七亂八地撒在甲板和鋼物鐵器上，迸射^([迸] 讀 5 2)出一撮撮^(P X ㄜ 租 窩 拼)白色火星，同時發出金屬的撞擊聲。有些像流星似的彈片，帶着刷啦刷啦的聲音到處亂竄，這種發着威脅性^([脅] 讀 ㄊ ㄧ ㄝ ㄉ 歐)聲音的小彈片，比起頭頂上飛嘯^(ㄊ ㄧ ㄝ 笑)掠過的^([掠] 讀 ㄌ ㄨ ㄝ 略)彈羣要危險得多。可是在這生與死非常接近的情況下，大家都像巨人似的以自己的剛毅^(ㄐ ㄧ ㄝ 義)，沉默^(ㄇ ㄧ ㄝ 墨)堅守着戰鬥崗位，在沒有聽到指揮員發出射擊命令之前，我們是不會隨便開砲的，哪怕敵艦已經近到面前。

敵艦不見我們動手還擊，驚奇得立刻停止了射擊。可是過了一會，他們在完全肯定我們是誰之後，就發瘋似地不顧一切地向我們轟擊了。這樣，敵人就上了我們的大當了——敵艦砲火的力量、敵艦的數目和它的位置、目標都給我們搞清楚了，於是我們利用敵人砲火發射的火光作為瞄準點，集中火力一齊猛轟，轟出去的砲彈像個火球，它好像是從一個什麼

怪洞裏傾吐(ㄔ 1 ㄣ^{[傾]讀} ㄣ^{[起影]拼})出來的，一串一串的機關砲彈更像一羣流星似地滑過海面，一碰到敵艦立刻變成一陣子火花，有的還在敵艦上引起猛烈的爆炸。

敵艦受不了這一突然的致命的打擊，尤其害怕我們打近戰，就丟下島上的殘匪，獨自逃跑了。

這時，我們的登陸部隊已經從各個灘頭(ㄉㄨ^{[灘]讀} ㄊㄨ^[擲])發起了登陸攻擊，在我們南面幾個島嶼的上空，首先發現一顆紅得像寶石似的登陸信號，接着四面八方都發出了紅紅綠綠的登陸信號，每一顆耀眼的信號，都好像在莊嚴地宣佈：“島上苦難的同胞，從此你們投入祖國幸福的懷抱了！”同時也向敵人宣佈了“死路一條”。

這夜海空中被勝利的光芒(ㄉㄨ^[光] ㄣ^[芒])照了個普亮。拂曉(ㄈㄨ^{[拂]讀} ㄨㄠ^[伏])前登陸部隊已經全部佔領了島嶼。我們的艇隊，按照預先的戰鬥計劃，轉到了航道的外圍。這不是休息，而是戰鬥的真正開始。

五 影響了新同志的戰鬥情緒，你要負責的

黎明(ㄌㄧ^{[黎]讀} ㄇㄧ^[黎])，遠處海面上，籠罩着(ㄌㄨ^{[籠]讀} ㄗㄨ^[籠])一層

移動着的細霧，它把雲、島、海連接成一個界限不分的整體，構成了一幅〔福〕大自然的美景，可是就在這美麗的畫景中，隱隱約約地出現了三個烏龜〔龜〕似的東西。這是敵人的陰謀，他們想利用迷霧來偷襲〔襲〕我們。敵人這種愚笨的作爲是逃不出我們觀察員耳目的——觀察員立刻發出了戰鬥警報，一面熟練地報告：“左前方，發現敵艦三艘，向我方駛來。”

敵艦行駛得很快，但是距離我們還很遠，所以分隊長決定先佔住前面的幾個礁島，這樣可以使我們處於有利的地勢，逼迫敵艦處於一點沒有遮避的位置與我們作戰。我們的艇隊剛佔住礁島，擺開戰鬥隊形，敵艦就開始用遠射程砲“光—光—”地吊我們了，海面上也立刻竄起了好幾根水柱。水柱越來越密，海面被打得像鍋裏沸騰的〔沸〕開水，一團團的烟硝〔硝〕混雜着水花，瀰漫〔瀰〕在海面上。艇隊就在飛嘯的彈羣和被砲彈掀起的海浪中穿梭〔穿〕似的插進！

敵艦排成橫隊並進，隊形很整齊，一時很難選擇主要的攻擊對象。因爲雙方都在前進，敵我距離迅速接近。我腦子裏忽然出現了一種不自覺的想法：“這

一定是一場惡戰……”

忽然排列在右邊的一艘敵艦，加速駛進到二艘敵艦中間的前面，敵艦在準備變換攻擊隊形了。

“打”！指揮台發出了攻擊令。各艇的全部火力都集中到前面那艘最突出的敵艦上去，不到幾秒鐘，這艘敵艦就冒出了幾十朵烟花，它一吃虧，立刻退到兩艘敵艦的中間，又成了原來並進的隊形。

敵艦繼續前進，敵我距離快相近到三千米（米就是
一公里），於是敵人的近距離武器發揮了效用：敵人的四十公厘機關砲（砲口直徑四十
公厘的機關砲）拼命向我們頭頂上一排子一排子地亂射，因為射的是開花彈，所以一炸就像放原子鞭炮（冬冬
砲）似的“劈劈拍拍”形成了幾十朵黑白分明的小烟團，接着海面上就像撒下了一把石子，飛騰起無數朵水花。這種小玩意雖然殺傷力很厲害，但是在我們面前，不知怎的，總顯得太渺小（「渺」讀
piǎo
秒）了。

敵艦好久不能命中我們，就改變方法，把所有的大口徑砲（「徑」讀
jìng
「敵」）集中向我們指揮艇轟擊。果然，我們的指揮艇馬上被彈羣所包圍，四週竄起無數根水柱，海水潑到了我們身上，艇身不斷震動。一顆砲彈